



赵超构文集

[第一卷]

文匯出版社

思超文集

[第一卷]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超构文集/赵超构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9. 8

ISBN 7-80531-544-2

I. 赵… II. 赵… III. 赵超构—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244 号

赵超构文集·第一卷

(总六卷)

特约编辑/白子超 赵刘芭

孙式正 龚建星

责任编辑/叶义辉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市长阳印刷厂

装 订/上海虎林装订厂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总 字 数/3,400,000

总 印 张/135.625

照 片/16 面

印 数/1-2000

ISBN 7-80531-544-2/G·310

总 定 价/500.00 元



赵超构

王朗之兮昔 林牧
昂纳克搭错了船

最近国际新闻中，昂纳克的遭遇很引起人们的兴趣。昂纳克是前民主德国的领导人，二次大战期间坐过^{十年}希特勒的牢房。战后在民主德国执政十六年之久。前年下台，以治病为名，到苏联去避难。德国现在指控他“下令向越过柏林墙的人开枪”，要拘捕他。

原东德

想不到的，是俄罗斯的主人居然也就此下逐客令，要昂纳克离开苏联。本来，作为苏联的盟友、盟友和战友的昂纳克，最后竟象一只破鞋一样被遗弃而成为弃友了。七十多岁的昂纳克落得一个茫无归宿的处境，这是很可悲叹的。

俄罗斯主人给

昂纳克这个逐客令，使我想起汉末三国时的王朗。据《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人欲投水，华歆感到为难，

要求你搭船

昂纳克是东德的功臣，他作过东德的总理，这是不能否认的。

作者手迹《昂纳克搭错了船》



1934 年在南京



1938 年在武昌

出版前言

《新民晚报》前身为《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9月9日，是我国目前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新民晚报》以其鲜明的特色，“飞入寻常百姓家”，赢得无数读者的喜爱，成为他们的亲密朋友。在我国综合性报纸中，目前《新民晚报》发行量位居第二，经济效益名列前茅，并且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1998年7月，《新民晚报》与《文汇报》联合组建报业集团，其发展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年金秋，适逢《新民晚报》创刊70周年，新民报人无不感慨万千。我们感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民晚报》的扶持指导；数以百万计的忠实读者对《新民晚报》的关心呵护；复刊后历届市委对《新民晚报》的正确领导！我们怀念：大批前辈为《新民晚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一生，为我们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庆贺：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美好时代，因此得以百尺竿头，更进大步，取得辉煌成果！

为感谢，为怀念，为庆贺，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新民晚报创刊70周年丛书”。这套丛书计有《新民报—新民晚报史略》、《赵超构文集》（6卷）、《赵超构传》、《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生逢其时——新民晚报复刊16年纪实》、《新民晚报报人作品选》、《夜光杯文粹》（4册）、《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新民晚报书画珍藏集》等共9种17本，逾500万字。

这些书籍，是《新民报—新民晚报》70年的历史总结，是几代新民报人的心血结晶，是今日及以后新民报人应该继承的无价之

宝,是全国晚报界乃至整个新闻界一批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工作量大,人手有限,时间仓促,所以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新民晚报创刊 70 周年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9 年 4 月

编 选 说 明

1992年2月赵超构先生逝世以后,出版他的文集呼声日高,《新民晚报》当时的总编辑丁法章及顾问、前总编辑束纫秋十分重视,给予首肯。为此,报社新闻研究室负责收集了赵超构生前的绝大多数文章,总计350万字以上,并按先后顺序进行了初步整理。1998年3月,报社党委和编委会讨论、研究了“新民报—新民晚报70周年报庆”事宜,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其中包括1999年9月9日创刊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赵超构文集》。具体编辑工作由新闻研究室负责,编辑小组成员有白子超、赵刘芭、孙式正、龚建星。

编辑小组经反复研究,并得到报社领导同意和批准,最终确定文集规模为6卷约250万字。

文集第一卷为赵超构1934年4月至1937年8月在南京《朝报》时所撰写的各类时评、政论。3年多时间,赵超构每日执笔著文,有时一天写两三篇,所以总数几达2000篇,近80万字。由于我们确定此期文章仅为一卷,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删去近一半。所选文章多为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评论,少数为经济问题、国际问题评论,除此以外,还注意选择了能够体现青年赵超构思想、观点、感情、性格以及可读性较强的文章。

文集第二卷为赵超构1938年7月至1944年12月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新民报》上发表的各种时评、杂文、随笔、长篇通讯《延安一月》等。此期文章大多数已收入,所缺者只是1941年少篇文章与成都《新民报》上的部分文章。30年代末、40年代前半期赵

超构的精神风貌于此卷可大致得到展现。

文集第三卷为赵超构 1945 年 1 月至 1948 年 7 月在上海《新民报》上发表的各类时评、杂文、随笔。此期文章收集到的绝大多数已选入，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赵超构当时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不过，诚如赵超构发表于 1946 年 7 月 22 日的《文章与人品》一文所说：“文章只能当作文章看，从文章推断人品，也往往是失败的；中国社会大概是受了‘以文取士’的毒害，过份的看重文章”，“我现在觉得，在这世上做人，言行不符大概是常态，言行一致倒是例外。”赵超构以曲折的杂文笔法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的言论钳制，给自己的许多无法畅所欲言的文章下了一个使人心领神会的注脚。

文集第四卷为赵超构 1949 年 6 月至 1965 年 12 月在《新民晚报》发表各类时评、杂文、随笔及少量其他文章。解放后 17 年赵超构所写的文章绝不止本卷编辑的这些，起码还有一半未选。主要理由是，许多文章诞生于众所周知的政治背景之下，于今看来已不太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酌情收入一些，聊备一格，以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况且，统统选入，多出一卷，违背出“文集”不出“全集”的初衷，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双百”方针提出之后，至“反右”前夕，赵超构写的文章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我们大多选入。

文集第五第六卷为赵超构 1978 年至 1992 年初发表的杂文和少量其他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刊登在《新民晚报》上，只有少量发表于其他报刊。我们所能找到的赵超构晚年的文章，差不多均已编入这两卷。出于 6 卷本文集美观上的考虑，我们将赵超构 1985 年的文章以半年为界分别编进两卷，以求篇幅相对平衡，敬希鉴谅。

文集第六卷末尾有两个附录。其一为赵超构历年来的关于“怎样办晚报”的报告、讲话、发言，间有部分正式文章。我们是根

据《新民晚报》1992年内部印刷的《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一书编辑的,另外补充了少量的专门谈办报的文章和发言、讲话。文集中一些时评、杂文涉及到办报问题,我们没有另选出来。这个附录集中体现了赵超构的新闻思想,以及办报主张、观点、方法和技巧,是新闻界包括新闻理论界、新闻教育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二是晁鸥先生撰写的《赵超构生平简谱》。晁鸥先生研究赵超构多年,几易其年谱手稿,我们现选一简明稿本附录于文集之后,供读者参阅。

最后,再将一些具体问题说明如下:

1. 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赵超构解放前的少数文章于今已不大经得起推敲,或容易引起争议,因此编选时有所删汰,请读者给予理解。

2. 由于时间紧迫,现文集只是原文荟萃,未加注释。这自然会给读者阅读本文集带来许多不便,也只能请大家包涵。

3. 如前所述,赵超构文章基本上发表于《朝报》、《新民报—新民晚报》,刊载于其它报刊者很少,所以文集中只标明发表日期,同一天发表于两处或两报的文章只在后文注明日期,而均略去发表地点。

4. 赵超构一生所写,多为个人署名文章,且基本上都用笔名。解放前所用笔名计有沙、驼、沙驼、超、构、景、熏、若寒、铎等,其中使用最多、时间最长的是“沙”。解放后计有管平、文木、向红、林放等,其中主要是“林放”,自1951年始用,直至1992年,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影响很大,以至成为某种标志,“林放式杂文”即是。这些笔名本文集一律省略。

5. 我们的编辑原则之一是尽量保持文章原貌。除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外,其它如数字、标点等,基本上不变。至于大量的异体字,只要不发生歧义,原则上不改,如“智识(知识)”、“撕杀(厮杀)”、“刺戟(刺激)”等等;其它如“那(哪)”、“的(地)”等也未更动。

有些字词明显排错,如“挺(铤)而走险”、“蚤(趸)卖”、“寿晨(辰)”,我们则加以改正。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持三四十年代文章的原样,使有心人得以看出近现代白话文的发展轨迹。

6. 早期报纸多有漫漶不清之处,复印之后愈加模糊,我们均根据上下文意思尽力校对,但难免有所错漏。个别地方实在无法知道是何内容,我们均以□表示。标点中的许多逗号、句号,难以辨别,我们只能根据文意加以标明。

7. 赵超构照片不多,前半生更少,选择照片,颇费周折。现除文集开头选登他晚年所喜欢的一张半身像之外,各卷都分别选用其相应年代的少量照片,以飨读者。另外,第一卷选用他的手迹一幅。

时间紧迫,水平有限,原稿不清,是我们编辑文集时遇到的三大难题,尽管我们努力克服,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至盼读者诸君宽宥。

目 录

1934 年

大嚼人肉	(3)
电影与肉感	(4)
陈济棠祀孔	(5)
日美协调坎	(6)
穷人病不得	(8)
日俄备战之前瞻	(9)
法官吏罢工	(11)
行路难	(12)
南京之色情文化	(13)
华北交涉目的何在?	(14)
城隍救国	(15)
风筝寓言	(17)
察省之危机	(18)
辟妖	(20)
灭蝇新感	(21)
争什么?	(22)
做官与跳舞	(23)
最后之态度	(24)
驳广田谈话	(26)
远东新局势之预断	(28)
汉奸科长	(30)

“拜老头子”外交	(31)
有是哉!	(32)
新生活之魔鬼	(33)
十九年前之今日!	(34)
王道乐土·火坑	(36)
救济院怎样救济妇女?	(38)
冯玉祥与孔子	(40)
扫兴事何多?	(41)
歌女生活的背景	(42)
孔记折扇	(43)
幸有梅兰芳	(44)
游街与新运	(45)
首都住宅问题	(46)
市参议会成立必要	(48)
治蝗符咒	(50)
未便奉告	(51)
长春名剧	(52)
有因无据式之公文	(52)
癩痢头哲学	(54)
中山先生蒙难纪念	(55)
宦海一勺	(57)
是何头脑	(58)
华工出关问题	(59)
悲学士	(60)
叶木花案之责任	(62)
自杀的评价	(64)
畏热者非中国人论	(66)
英国人之面子	(67)

上帝错矣！	(68)
今之伪君子	(69)
新说难	(70)
官腔狗格	(71)
岂可以不卖国自诩	(72)
秦淮歌女佩桃花章	(74)
又一惨痛事件	(76)
市政当局所不屑为者	(77)
胡调三人行	(78)
批颊声中的吏治	(79)
吹毛录	(80)
游泳池内之风波	(82)
无脑官吏	(83)
口头上之“政策”	(84)
艺术家与肉麻	(85)
空中之救灾策	(86)
不应漠视典当业	(87)
温故而知新	(90)
农村贷款的中心问题	(92)
小气极矣！	(94)
九一节与报业	(95)
标本政策	(97)
文明非假面具乎？	(98)
京市府之越俎代庖	(100)
外交官与礼貌	(101)
破落户偏喜争面子	(102)
傀儡之歌	(103)
珍惜此五分钟	(104)

无言之悲壮	(105)
轻便简单之救贫事业	(106)
衍圣公岂是傀儡!	(108)
站立国旗之下	(109)
暗杀流行症	(110)
忧喜交集	(111)
说“迎头赶”	(112)
勛中小学运动会健儿	(113)
道不行,奈何!	(115)
流氓与外交	(116)
摩登刑法	(117)
为国争光之大盗案	(118)
中大的校花问题	(119)
傻官	(120)
“有诸乎”问题	(121)
傻官与傻报	(122)
胡圣人说风凉话	(124)
哀辜仁发	(125)
有公使如此,不亦难为情乎?	(126)
“维持风化”	(127)
“学”与“仕”	(129)
请拿证据来	(131)
救灾竟非娱乐不可	(132)
“非刑逼供”之复活	(133)
所谓“节妇宴”	(134)
要人与画展	(135)
关于戒烟医院	(136)
斥日本之“中国通”	(137)

不平凡也不奇特	(139)
---------------	-------

1935 年

元旦说“笑”	(143)
解剖日本之所谓诚意	(144)
翻译界之独裁者	(146)
胡适胡为乎吃瘪哉！	(147)
谁配杀胡适？	(148)
中国本位文化之建设	(149)
赶八千里路投一张票	(151)
中国的娜拉	(152)
圣人哭矣！	(153)
日本侵华之新姿势	(154)
同文同种不同嘴	(155)
黑死病	(157)
彻底认识现实	(158)
“坐以待币”	(160)
最重要之一念	(162)
惟一可信的预言	(163)
“+ + +”	(165)
意想不到的穷与意想不到的便宜事业	(166)
装傻误国	(167)
考试制度下之同年会	(168)
软性新闻之流行	(169)
冤死者年六百万人	(170)
愿国人注意儿童福利	(172)
杀人的“人道”	(173)
由交通支行经理盗款案想及中国人的“撒烂污”	(175)